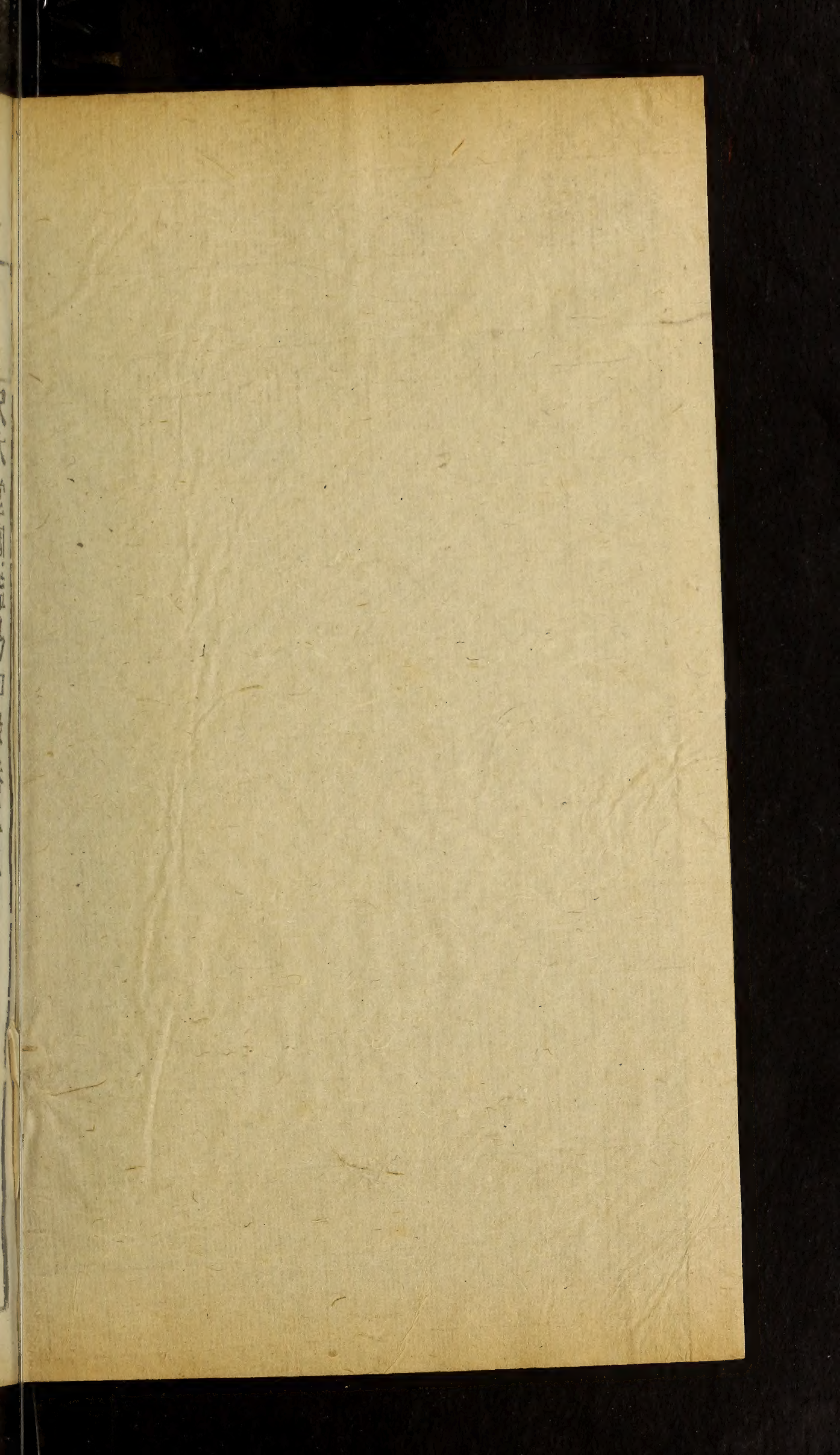

LIBRARY
JAN 14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二三

通鑑綱目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炯靜專
周之燦星若

東漢紀

孝明皇帝

詣孔子宅

綱　壬申。十五年。春二月。帝東巡。耕于下邳。批。今江南淮安府邳州。三月。至魯。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詣孔子宅。書法　史書幸孔子宅。此其書詣何。不以位加道也。惟君臨其臣則書幸。綱目書詣孔子宅一而已。目　幸孔子宅。親御

半楚淮陽

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綱]封皇子六人為王[目]封皇子恭為鉅鹿今直隸順德府鉅鹿縣王黨為樂成質實云宋許王衍為下邳見上王暢為汝南今河南汝寧府王昞為常山今直隸眞定府王長為濟陰今兗州府曹州王帝親定其封域裁令半平聲楚楚王英淮陽淮陽王延馬后曰諸子食數縣於制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歲給二千萬足矣[綱]冬遣都尉耿秉竇固將兵屯涼州今陝西行都司涼州衛謀擊匈奴

[綱]癸酉十六年春二月遣太僕祭債彤容及竇固等伐北匈奴固取伊吾盧地在陝西行都司肅州衛瓜沙二州西彤不見

班超立功西域

以火攻虜

虜而還。下獄免卒。【綱】西域諸國遣子入侍。【目】竇固使假司馬（假者權攝之義）班超（班固弟）與從事（大將軍屬官）郭恂俱使西域。超行到鄯善。（見二十一卷）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疏懈。超謂其官屬曰。此必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覩未萌。況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

文俗吏

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初更時）超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燃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廣叩頭願屬漢無二志遂納子爲質還白竇

廉范破匈奴

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爲軍司馬。大將軍屬官有司馬一人。令遂前功。固復使超使于窴。見十四卷二。是時于窴王廣德雄張。去聲。自侈大也。心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至于窴。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殺匈奴使者而降。於是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與漢絕六十五載。至是乃復通焉。

【綱】秋七月。北匈奴大入雲中。

【書法】猶復書寇。此其書入何譏也。曷爲譏之。兵端自我始也。故廉范破虜不書。

【目】北匈奴大入雲中。今山西大同府。雲中太守廉范拒之。吏以

衆少欲移書傍郡求救范不許會日暮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屑)火營中星列虜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見九卷六)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轔(吝)藉(籍)(車踐蹈籍)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向雲中

瑣山丘氏曰廉叔度者廉頗後裔也守雲中而破匈奴之寇守蜀郡而興五袴之謠此特宦業之常耳其平生懿行人所難及者有三焉年十五迎父喪於蜀蜀郡守乃其父故吏厚資送范范不受扶父棺同溺水得救僅免一也爲鄧融之功曹融被獄范變姓名爲獄卒備侍融至死竟不言而又葬融乃去二也業師薛漢坐楚王謀反事誅莫敢視者范獨往斂之至綱顯宗之

廉范其愚不可及

北海智慮畏慎

恕而明辨以免三也噫范之孝義可謂其愚不可及矣但依託竇憲得無愧哉

綱 甲戌十七年春正月北海今山東青州府王睦卒 目 睦少好學光武及上皆愛之嘗遣中大夫詣京師朝賀名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敢不以實對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趨之行也大夫具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魚犬馬是好乃爲相愛耳其智慮畏慎如此

綱 白狼等國入貢 目 益州今四川成都府刺史朱輔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今成都府茂州以

百官上壽

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皆西南夷遠國）等百餘國。皆舉種稱臣奉貢。【綱】夏。五月。百官上壽。【書法】上壽不書此何以書。譏濫也。自是西北始多事矣。綱目責備賢者故特書譏之。【目】公卿百官以威德懷遠。祥物顯應。並集朝堂。奉觴上壽。制曰。天生神物。以應王者。遠人慕化。實由有德。朕以虛薄。何以享斯。唯高祖。光武。聖德所被。不敢有辭。其敬舉觴。太常擇吉日。策告宗廟。仍推恩賜民爵及粟有差。（雌）【綱】冬。十一月。遣竇固等擊車師（國西域）降之。復置西域都護（見十六卷二十二。）戊巳校尉。（見十七卷五）

耿恭擊却匈奴

綱乙亥十八年。春二月。竇固軍還。綱北匈奴擊車師後王安得殺之。遂攻戊校尉耿恭。恭擊却之。目北單于遣左鹿(谷作)蠡(離)王。率二萬騎擊車師。耿恭(時爲戊校尉也)後王部(金蒲城)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皆爲所殺。匈奴遂破殺車師後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以毒藥傅(附)矢語(去聲)。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傷也)者必有異。虜中矢者。視創(昌。亦傷也)皆沸(費)。大驚。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眞可畏也。遂解去。綱夏六月。有星孛于太微。(見十二卷二十八)。綱秋八月。帝

郎官上應列宿

堅白

崩曰帝崩於東宮前殿年四十八帝遵奉建武光武年號制度無所變更耕后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今山東東昌府館陶縣公主光武第二女陰皇后所生爲梁松所尚爲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公車見十一卷二十六以反支日戌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爲政之意乎於是遂蠲消除也其制是以吏得其人民樂其業遠近畏服戶口滋殖焉

貨善　曰永平富敎之事綱目屢書于策其開
有終紀　日所無者二事匈奴遣子入學日食詔
羣司極言得失復以示百官是也至其一念之
微近於滿假綱目亦無隱乎爾是以百官上壽
自武帝以來不書惟此獨書春秋
責備賢者綱目於明帝蓋拳拳焉

【綱】太子炟（丁冊入）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葬顯節陵（在河南府城東南）【綱】冬十月以趙憙爲太傅牟（模）融爲太尉並錄尚書事（錄采記也總領衆事也尚書有錄名盡始於此）【綱】十一月以第五倫爲司空【目】倫爲蜀郡（今四川成都府）太守在郡公清所舉吏多得其人故帝自遠郡用之【綱】西域攻沒都護陳睦北匈奴圍己校尉關寵車師叛與匈奴共圍耿恭

詔酒泉太守段彭將兵救之。【發明】王者不勤遠略。非惡廣地也。以其無益於事耳。自孝武圖制匈奴。通西域以耗中國。世祖鑒之閉關謝質。西邊自是無事。蓋二十年。有賓固者。始遣便班超。故前年書西域遣子入侍。至是甫三載。郎有攻沒都護之舉。紛紛遂復多事。然則西域之於中國果何補耶。郎綱目之所書。合前後而觀之。則得失之分。瞭然在目。不待辯而明矣。或者猶以班超爲奇功豈不過哉。【目】焉煙耆奇龜丘茲慈。俱西域國。攻沒都護陳睦。北匈奴圍關寵時爲已校尉。屯車師前王部柳中城於柳中城。會中國有大喪。救兵不至。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耿恭。見上恭率士衆禦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煑鎧鎧愷甲也弩。食其筋革。恭與士卒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

煑鎧弩食筋革

數十八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遣使招恭恭誘其
使上城手擊殺之委諸城上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恭
不能下關寵上書求救帝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
見十九卷三十二行太守事遣酒泉太守段彭與謁者王蒙
皇甫援發張掖見同上酒泉敦煌見同上三郡及鄯善見上
兵合七千餘人以救之
綱 是月晦日食
綱 以馬廖為衛尉防為中郎將光為越騎校尉
目 太后兄弟終明帝世未嘗改官帝以廖為衛尉防為中郎將光
為越騎越人內附以為騎也校尉廖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

赴趣之。綱大旱。

肅宗孝章皇帝名炟。明帝太子。母賈氏所生。馬皇后養之。在位十三年。壽三十一歲而崩。諡法溫克令儀曰章。○帝厭明帝苛切。每事務從寬厚。然寵任竇憲。以啓外戚用權之漸。此其所短也。

綱丙子。肅宗孝章皇帝建初元年。春。正月。詔稟贍饑民。綱詔二千石勸農桑。愼選舉。順時令。理冤獄。目時承永平明帝年號。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陳寵以帝新卽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無濫。往者斷獄嚴明。所以

陳寵請尚 厚

第五倫請尚寬厚

威懲姦慝姦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夫為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陛下宜隆先王之道滌蕩煩苛之法以濟羣生全廣至德帝深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第五倫亦上疏曰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為政後代因之遂成風俗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陳留今河南開封府陳留縣令劉豫冠軍故城在河南南陽府鄧州令駟協並以刻薄之資務為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議者反以為能違天心失經義非徒應坐去聲豫協亦宜譴舉者務進仁賢

馬太后不許封外戚

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上善之倫雖天性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論議每依寬厚云

綱 關寵敗沒段彭擊車師匈奴走車師復降罷都護及戊已校尉官班超留屯疏勒（西域國）

綱 八月有星孛于天市

綱 丁丑二年夏四月大旱

目 上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會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故太后詔曰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見十七卷二十二）不聞澍（注）雨之應夫外戚貴盛鮮不傾覆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又言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見上）今有司

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帝省詔悲歎。復重請之。太后曰。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朔）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家之封。違慈母之拳拳乎。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移。餹也）弄孫。不能復關政矣。

馬廖上疏勸成德政

馬廖（太后兄）上疏曰。昔元帝罷服官（春冬夏三服之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

王春秋吳公子光好劍客。百姓多創瘡。刀傷瘢盤。痕也。楚王。春秋楚靈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結。同髻音記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雖或更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太后深納之。

雪航趙氏曰。嗚呼。明德斯言。誠萬世母后之龜鑑也。方之呂后封王諸呂。孝元王后封諸弟為侯。豈不大有懸絕乎。良由伏波將軍忠義之德。垂式于後。觀其戒兄子嚴敦之書。足以知其義方家教之善也。明德為貴人時。德冠後宮。暨母儀天下。愈崇儉素。后兄廖嘗慮美業難終。上書勸成德政。借喻之言。足以匡扶治教。忠賢萃於一門。兩漢外戚。無一可擬者。猗歟休哉。

綱 戊寅三年春三月立貴人竇氏爲皇后 竇勳之女融孫

綱 己卯四年夏四月立子慶爲皇太子 綱 五月封馬廖等爲列侯以特進就第 目 有司請封諸舅帝以天下豐稔 壬上聲 方 四方 垂 邊遠 無事從之太后聞之曰吾少壯時但慕竹帛 見十五卷十一 志不顧命今雖已老猶戒之在得故日夜惕厲思自降損何意老志不從萬年之日長恨矣廖等辭讓不許乃受爵而辭位許之皆以特進 見十七卷三一 就第 綱 六月皇太后馬氏崩 秋七月葬明德皇后 綱 冬十一月詔諸儒會白虎觀 貫議五

詔諸儒會白虎觀議

五經同異

以直言士補外官

經同異[書法]宣帝之篇。嘗書會石渠講五經矣。於是再見。其再見何。嘉會經也。[書註]宣帝見十七卷

[目]楊終言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宣帝石渠故事。永為後世則。詔太常將大夫博士郎官及諸儒會白虎觀在北宮議五經同異。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議奏。今白虎通是。丁鴻樓望成封桓郁班固賈逵及廣平王羨皆與。預固超之兄也。

[綱]庚辰五年春二月朔日食。舉直言極諫。[目]詔所舉以巖穴士之隱於巖穴者為先。勿取浮華。[綱]夏五月以直言士補外官。[發明]直言之士。固當出入禁闥。補過拾遺。可也。以補外官。亟乃憂其末而失其本乎。

直書於此。蓋譏之耳。【目】詔曰：朕思遲（遲去聲。緩而有所待曰遲。思遲猶言希望也。）直士，側席（側席為敬，不敢正坐也。）異聞。其先至者，各已發憤吐懣，略聞子大夫之志矣。皆欲置於左右，顧問省納。建武（光武年號）詔書又曰：堯試臣以職，不直以言語筆札。今外官多曠，並可以補任。

【綱】辛巳六年，秋七月，以廉范為蜀郡太守。【目】成都（今四川成都府）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以為便，歌之曰：廉叔度（范字）來何暮，不

禁火。民安作。叶租去聲昔無襦。如今五袴。

綱　壬午。七年。夏六月。廢太子慶爲清河王。立子肇爲皇太子。發明　太子慶以無罪見廢。原於竇后之誣陷也。自光武寵陰后而廢太子。故肅宗踵而行之。如出一轍。詔謂不足以詒後嗣。服不足以增光書之于冊。背可愧矣。

目　初帝納扶風今陝西鳳翔府宋楊二女爲貴人。大貴人生太子慶。梁竦二女亦爲貴人。小貴人生皇子肇。竇皇后無子。養肇爲子。謀陷宋氏。誣言欲爲厭。煙入聲勝之術。乃廢慶爲清河今山東東昌府恩縣王。以肇爲皇太子。出宋貴人使小黃門蔡倫案之。皆飲藥自殺。慶時雖幼。亦知避嫌畏禍。言

不敢及宋氏帝更憐之敕皇后令衣服與太子齊等太子亦親愛慶入則同室出則同輿

【綱】秋八月東平王蒼（見上卷二十）歸國（是年春諸王來朝東平王蒼留京師至是歸國）

【目】有司復奏遣蒼歸國手詔蒼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爲親疎然數（朔）見顏色情重昔時念王久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黃門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於是車駕祖送（祖道而送）流涕而訣（訣別也）

【綱】癸未八年春正月下梁竦獄殺之

【目】太子肇之立也梁氏私相慶皇后以是忌梁貴人數譖之諸竇遂

作飛書無姓名上書者君飛來也陷竦以惡逆竦死獄中家徙九眞見十四卷十九兩貴人皆以憂死

綱 馬廖馬防有罪免官就國

目 馬廖謹篤自守而性寬緩不能教勅子弟皆驕奢不謹楊終與廖書戒之廖不能從防光大起第觀食客常數百人防又多牧馬畜休去賦斂羌胡帝數加譴敕禁遏甚備由是權勢稍損賓客亦衰廖子豫投書怨誹于是有司并奏防光兄弟悉免就國光比防稍爲謹密帝特留之後復有詔還廖京師諸馬既得罪竇氏益貴盛皇后兄憲弟篤喜交通賓客第

五倫上疏曰。竇憲椒房卷二見十二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闥。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酲呈。酒病。當以酒也。臣愚願陛下中宮嚴敕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令憲永保福祿。此臣之所至願也。憲以賤直價。也。請奪沁侵去聲水今山西澤州沁水縣公主明帝女。園田。主逼畏不敢計。後帝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蔭。喝餲。噎塞也。不得對。後發

切責責言

棄憲如孤雛腐鼠

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猶以也愈猶差也趙高指鹿爲馬見入卷二十九。久念使人驚怖。貴主尚見枉奪。況小民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懼。皇后爲毀減損也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

司馬温公曰。人臣之罪。莫大於欺罔。是以明君疾之。孝章責憲善矣。然卒不能罪憲。則姦臣安所懲哉。夫人主之於臣下。患在不知其姦。苟或知之而不能討。彼知其不足畏也。則放縱而無所顧矣。是故知善而不能用。知惡而不能去。人主之深戒也。

綱　下雒陽令周紆迂獄。尋赦出之。

目　周紆爲雒陽令。京師

李邑毀班超

今河南府洛陽縣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上聲)閭里豪強以對。紆厲聲曰。本問貴戚若馬竇等輩。豈能知賣菜傭乎。於是部吏爭以激切爲事。貴戚跼(局曲也)蹐(積累足也累足而行步之狹也)京師肅清。竇篤夜至止姦亭。亭長拔劍肆詈。(利)詔遣劍戟士收紆送廷尉詔獄。數日貰(射赦也)出之。

【綱】以班超爲西域將兵長史。

【目】帝拜班超爲將兵長史。以徐幹爲軍司馬。別遣衛候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見同于寘)邑到于寘。(三見上)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

班超去其妻

班超即遣李邑

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見六卷十七。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令詣超受節度。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幹謂超曰。邑前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卹同恤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綱 甲申。元和元年。夏六月。詔議貢舉法。目 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寖浸疏。詔公卿朝臣議。大鴻臚韋彪標。韋賢曾孫曰。夫國以簡賢

以朱暉爲尚書僕射

爲務。賢以孝行爲首。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士宜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閥閱。史記功臣年表。明其等曰閥。積日曰閱。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帝納之。

[綱]秋。八月。帝南巡。冬。十月。至宛。今河南南陽府南陽縣。以朱暉字文季。南陽人。爲尚書僕射。夜

[目]暉嘗爲臨淮今江南鳳陽府盱眙縣。太守。有善政。民歌之曰。彊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時坐法免。家居。故

朱暉不從張林之議

以孔僖為蘭臺令史

上名而用之後尚書張林上言縣官不敢指斥天子故稱縣官經用不足宜自煮鹽脩均輸見十四卷十五法暉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食祿之家不得與百姓爭利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民窮愁誠非明主所宜行帝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救出之曰國家樂聞駮議黃髮賢老也無愆詔書過耳何故自繫

【綱】十一月還宮

【綱】以孔僖為蘭臺令史【書法】一令史耳何以書錄賢也

【目】魯國今山東兗州府孔僖涿郡今直隸順天府涿州崔駰因同遊太學相與論武帝始崇聖道號勝文

孔僖以書自訟

景及後恣己忘其前善鄰房生上書告駰僖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僖以書自訟曰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是為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陛下即位以來政教未過德澤有加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悛詮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仲國語魯莊公束縛管仲以與齊桓公公迎而問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為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食必粱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之不埽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為此

賜毛義鄭均穀

若何管仲乃對以致霸之術然後羣臣得盡其心。今陛下乃欲為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豈不與桓公異哉。謹詣闕伏待重誅。書奏。詔勿問。拜信蘭臺（臺御史也）令史。（御史屬官）

【綱】賜毛義鄭均穀各千斛。（嘉賞善也）

【目】廬江（今江南廬州府廬江縣）毛義東平（今山東兗州府東平州）鄭均。皆以行義稱於鄉里。南陽（今河南南陽府）張奉慕義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徵書）適至。以義守安陽（今陝西漢中府漢陰縣）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辭去。後義母死。徵辟（壁。朝廷名曰徵。郡國舉曰辟）皆不至。奉乃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為（去聲）親

屈也均兄為縣令頗受禮遺均諫不聽乃脫身為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為廉潔均仕為尚書免歸帝下詔褒寵義均賜米各千斛

詔戒俗吏矯飾

綱 乙酉二年春正月詔戒俗吏矯飾

目 詔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厭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愊（壁至誠也）無華（不事文采也）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今河南開封府襄城縣）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

以重爲戚。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朔)下。寬令蓋接道。而吏不加治。民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綱　二月。帝東巡。

目　帝之爲太子也。受書於汝南(今河南汝寧府)張酺。(蒲)至是東巡。酺爲東郡(今山東東昌府)太守。帝幸東郡。引酺及門生掾(硯)吏會庭中。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脩君臣之禮。行過任城(今山東兗州府濟寧州)。幸鄭均舍。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人號爲白衣尚書。

綱　耕於定陶(今兗州府定陶縣)。柴告(燔柴祭天告至也)岱宗。(見上卷十八)宗祀(見三卷五)明堂。(見十四卷二十五)三月。至魯(今兗

白衣尚書

至魯祀孔子

州府曲阜縣。祀孔子。目帝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孔子所居里。在曲阜縣西二里魯城內。作六代黄帝、堯、舜、禹、湯、武、之樂。大會孔氏男子六十二人。帝謂孔僖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煇聖德。非臣家之私榮也。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拜僖郎中。綱夏四月。還宮。假格于祖禰。你

綱丙戌。三年。夏五月。司空倫罷。目第五倫以老病乞身。賜策罷。以二千石俸終其身。倫奉公盡節。言事無

第五倫有私

所依違。性質慤。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

曹襃定漢禮

〔綱〕詔侍中曹襃定漢禮。〔目〕博士曹充請著漢禮。班固以為宜廣集諸儒。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邊。三年不成。（謂彼是此非。故久而無成也。）會禮之家。名為聚訟。（會聚議禮之家。相爭不定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見一卷二十二。）一夔足矣。（見一卷二十五。）乃拜襃侍

曹褒奏所撰制度

中。授以叔孫通見十卷十三漢儀十二篇。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

[綱]丁亥。章和元年。秋。改元。[書法]改元不書改此何以書讖信讖也。

[目]是時屢有嘉瑞。言者咸以爲美。遂詔改元章和。太尉掾硯何敞昌上聲獨惡之。謂宋由袁安曰。夫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今異鳥翔于殿屋。怪草生于庭際。不可不察。由安懼。不敢答。

[綱]八月。晦。日食。

[綱]曹褒奏所撰制度。[發明]去年方書詔曹褒定漢禮今年已書奏所撰制度何其易邪夫以先漢禮儀定於叔孫後漢儀禮定於曹褒一代大典乃出於此二人之手其得失固自不言可知矣。

[目]曹褒依

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

貫婚吉凶終始制度凡百五十篇奏之帝以衆論難

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

致堂胡氏曰曹褒之志蓋亦深見叔孫通之儀有未當者故憤然欲正之而章帝亦以是命之若請博徵名儒進以年歲猶庶幾乎不大違戾有可行者而身當重任決以獨見纔數月間遽成百五十篇且又雜以讖記之文蓋不待見其書而可逆知其繆不純乎古之正禮矣一世大典既無克當意者幸而有之其成就乃爾豈不惜哉

綱 戊子二年春正月帝崩年三十一遺詔無起寢廟一如先帝法制

順陽范氏曰。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素知人。厭苛切事。從寬厚。盡心孝道。平徭簡賦。而民賴其慶。又體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謂之長者。不亦宜乎。

[綱]太子肇即位。年十歲。尊皇后曰皇太后。三月。葬敬陵。在河南府城東南

[綱]太后臨朝

[目]竇憲以侍中內幹機密。管出宣誥命。弟篤、景、瓌、規皆在親要。崔駰以書戒憲曰。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昔馮野王見十七卷二十稱為賢臣。近陰衛尉見二十卷七克己復禮。終受多福。外戚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漢興

竇憲殺都鄉侯

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于有殷。周書召誥可不慎哉。

〔綱〕冬。十月。侍中竇憲殺都鄉侯暢。太后以憲爲車騎將軍。使擊北匈奴。以贖罪。

〔發明〕竇憲以陰險之資行盜賊之計。戕殺列侯於屯衛之中。又從而歸罪他人以逭朝論。不容推鞫得實。始正主名。盡卽致于重辟以正王誅。旣不能然。乃聽其以擊虜自贖。烏有假天討之威。驅無辜之民。蹈之鋒鏑之下。以爲罪人逃死之地哉。憲之桀逆。固自不可勝誅。然主之于內。以底其惡者。誰實尸之。故綱目特正其本。不曰憲請擊伐而曰太后以爲將軍。使擊匈奴。曰以。曰使。而後責始有歸。此蓋推原禍端之論。爲後世母后之戒也。噫。

〔目〕都鄉故城在直隸順天府涿州侯暢來弔國憂。太后數刪召見之。竇憲懼暢分宮省之權。遣客刺殺暢于屯衛之中。而

歸罪于暢弟剛。使侍御史與青州刺史雜考之。尚書韓稜（冷平聲）以爲賊在京師。不宜捨近問遠。恐爲姦臣所笑。何敞請獨奏案之。於是推舉具得事實。太后怒閉憲於內宮。憲懼誅。因自求擊匈奴以贖死。乃以憲爲車騎將軍。執金吾（見十六卷二十一）耿秉爲副。發兵伐北匈奴。

孝和皇帝 名肇。章帝第四子。母梁貴人所生。竇皇后養之。在位十七年。壽二十七歲而崩。諡法不剛不柔曰和。是時宦官外戚迭爲消長。漢家之禍自此始矣。

綱 己丑。孝和皇帝永元元年。春下尚書僕射（夜）郅（質）

郅壽自殺

魯恭諫伐匈奴

壽吏。壽自殺。目竇憲將行。公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爲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徼邀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袁安任隗委免冠固爭。諍前後十上。衆皆危懼。安隗正色自若。侍御史魯恭上疏曰。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爲之舛錯。況於人乎。故愛民者必有天報。夫戎狄者。四方之異氣也。是以聖王之制。羈縻見十八卷二十不絕而已。今匈奴遠藏去塞數千里。而欲乘其虛耗蒿去聲。利其微弱。是非義之

所出也今始徵發而大司農調度不足上下相迫民聞之急亦已甚矣羣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獨奈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不恤其言乎太后不聽又詔使者爲篤景（竇憲二弟）起邸第侍御史何敞上疏言宜且罷工匠以憂邊恤民書奏不省竇憲嘗使門生齎（濟平聲）書詣尚書僕射郅壽有所請託壽遂詣獄上書陳憲驕恣引王莽以誡國家又因朝會厲音正色譏憲等以伐匈奴起第宅事憲怒陷壽以誹謗下吏當誅減死徙合浦（今廣東廉州府合浦縣）未行自殺

綱 夏六月竇

竇憲擊匈奴登燕然山而還

何敞上封事

憲擊北匈奴。大破之。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還。【發明】北匈奴自肅宗以來。綱目未嘗書其犯邊。今竇憲乃以盛夏興師。攻無罪之虜。出塞至于三千餘里。揭巍書之。不沒其實。正以著其窮追遠討之罪。【目】竇憲耿秉出朔方今陝西寧夏衛塞與北單于戰于稽落山。匈奴中山在燕然山南。大破之。斬獲甚衆。降二十餘萬人。出塞三千餘里。登燕然山。命中護軍班固刻石勒功。紀漢威德而還。【綱】秋七月。會稽山在浙江紹興府城東南。崩。【綱】九月。以竇憲爲大將軍。【目】竇氏兄弟驕縱。尚書何敞上封事密奏皁囊封版。故曰封事。曰。愛而不敎。終至凶戾。猶飢而食之以毒。適所以害之也。伏

竇憲擊匈奴於金微山

竇憲殺樂恢

見大怒。憲兄弟專朝，虐用百姓，奢侈僭偪，誅戮無罪，臣敞區區誠不欲上令（平聲）皇太后損文母（妃，文王之）號，陛下有誓泉（左傳：隱公元年，鄭莊公母武姜愛莊公弟共叔段，段謀襲鄭，莊公遂置母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之譏。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祚。憲乃白（白於太后）出敞為濟南（濟南王康）太傅。綱 大水

綱 辛卯三年春二月，竇憲遣兵擊北匈奴於金微山，大破之。目 竇憲以北匈奴微弱，欲遂滅之，遣左校尉耿夔圍北單于於金微山（在韃靼國中），大破之。出塞五千餘里而還，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綱 竇憲殺尚書僕

射樂恢。【書法】於是恢諫用諸舅書奏不省乞骸骨歸寶憲風州郡迫恢飲藥死直書寶憲殺之明微也綱目備而亂賊懼矣【目】竇憲以耿夔任尚爲爪牙鄧疊郭璜爲心腹班固傅毅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賦斂吏民共爲賂遺去聲尚書僕射樂恢上疏曰陛下富於春秋纂承大業諸舅不宜幹管正王室示天下之私若上能以義自割下能以謙自引則四舅憲篤景瓌可長保爵土之榮而皇太后永無慙負宗廟之憂矣書奏不省恢乞骸骨歸憲風諷州郡迫脅恢飲藥死於是朝臣震慴詹入聲無敢違者袁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

竇憲伏誅

與鄭衆誅竇憲

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喑音陰嗚去聲○喑嗚極無聲也流涕天子大臣皆恃賴之

[綱]壬辰四年夏六月朔日食 地震 旱蝗

[綱]大將軍竇憲伏誅[書法]於是收印綬遣就國迫令自殺耳書伏誅何正憲罪也綱目自殺書自殺迫之自殺書殺當罪書伏誅

[目]竇氏父子兄弟充滿朝廷遂謀爲逆帝知其謀而外臣莫由親接以鉤盾閹上聲○宦者近署令鄭衆謹敏有心幾作機不事豪黨遂與衆定議誅憲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宮閉城門收憲大將軍印綬與篤景瓌皆就國選嚴能相迫令自殺

和帝足繼孝昭之烈

班固著漢書班昭踵成之

致堂胡氏曰竇氏根據已生逆謀誠欲誅之未易舉手和帝年纔十四乃能選用祕臣密求故事勒兵收捕中外肅清足以繼孝昭之烈矣所可恨者三公不與大政而鄭衆有功由是宦者用權馴致亡漢可勝歎哉【音註】孝昭見十五卷十二

【目】竇氏宗族賓客皆免歸故郡班固死獄中固嘗著漢書尚未就詔固女弟曹壽妻昭踵成之

致堂胡氏曰班固史筆自馬遷而後莫與抗者其見古人行事得失成敗之迹不爲不博人物志分九等聖賢愚不肖之分不爲不詳若外戚禍敗之釁則又亹亹皆前日事固乃爲竇憲賓客以至殺身可謂短於識而長於文輕於德而急於進自古文人才士鮮不以此敗者是故君子寧爲質而野不爲華而史也

易陽地裂

隴西地震

【綱】以宦者鄭衆爲大長秋。【書法】大長秋何宦官職也以宦者爲之常事爾何以書賞功也自鄭衆與於大謀而宦者之權盛矣漢室之禍兆矣故謹書之【目】帝策勳班賞衆每辭多受少帝由是賢之常與之議論政事宦官用權自此始矣

【綱】乙未七年夏四月朔日食 秋七月易陽今直隸保定府雄縣地裂 九月地震

【綱】丙申八年春二月立貴人陰氏爲皇后 夏蝗

【綱】丁酉九年春三月隴西今陝西臨洮府地震 夏六月旱蝗 除田租及山澤稅【綱】秋閏八月皇太后竇氏崩【目】

初梁貴人既死（見上十二）宮省事祕。莫有知帝為梁氏出者。舞陰（今河南南陽府泌陽縣）公主子梁扈（音戶）奏記三府（太尉司徒司空）求得申議。太尉張酺（音蒲）言狀。帝感慟良久。酺因請追上尊號存錄諸舅。帝從之。會貴人姊（音子）上書自訟。乃知貴人枉歿之狀。三公（即三府）請奏貶竇太后尊號。不宜合葬先帝。帝手詔曰。竇氏雖不遵法度。而太后常自減損。朕奉事十年。深惟大義。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不忍離。義不忍虧。其勿復議。綱葬章德皇后。

冬。十月。追尊梁貴人為恭懷皇太后。葬西陵。

綱 戊戌十年。夏五月。大水。綱 冬。十二月。以劉愷爲郎。

目 初居巢（今江南廬州府巢縣）侯劉般（班）薨。子愷當嗣。稱父遺意。讓其弟憲。遁逃十餘歲。有司奏請絕其國。賈逵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有司不原樂善之心。而繩以循常之法。非所以長克讓之風。成含弘之化也。詔聽憲嗣爵。徵愷爲郎。

綱 壬寅十四年。夏。六月。皇后陰氏廢死。目 陰后妒忌恚（惠）恨。有言后挾巫蠱（見十四卷三十四）道者。后坐廢。以憂死。綱 徵班超還京師。目 班超年老乞歸。久之未報。超

班超誡任尚

妹曹大家（姑。曹壽妻名昭。）上書爲（去聲）超求哀。帝感其言。乃徵超還。八月。至洛陽。九月。卒。|任尚代爲都護。謂超曰。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從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爲政察察太明。）不得下和。宜蕩佚（迭。寬大舒緩之意。）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後竟失邊和。如超言。

勝言平平

【綱】冬。十月。立貴人鄧氏爲皇后。【目】初鄧禹嘗謂人曰。吾將百萬之

歲時但供紙墨而已

衆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其子訓有女曰綏性孝友好書傳選入宮爲貴人恭肅小心動有法度承事陰后接撫同列常克己以下之雖宮人隷役皆加恩恤帝深嘉焉及爲皇后郡國貢獻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墨而已帝每欲官爵鄧氏后輒哀請謙讓故兄騭質終帝世不過中郎將

綱 封鄭衆爲鄛巢鄉在河南南陽府侯

書法 元帝之篇書宦者爲中書令而已未有封侯者也宦者封侯漢末之禍始此矣

目 宦者封侯自此始

綱 乙巳元興元年冬十二月帝崩太子隆卽位

目 初

帝失皇子十數後生者輒隱祕養於民間羣臣無知者。及帝崩皇后乃收皇子於民間。太子勝有痼疾。少子隆生始百餘日。迎立以爲太子。卽位【綱】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

致堂胡氏曰。孝和幼沖卽位。年十有四。而能誅鋤竇憲。自是大柄在手。威權不失。後十六七年間。亦無大過舉。尊信儒術。友愛兄弟。優禮賢者。克納嘉言。四夷希侵。中國綏靖。方之章帝。實乃過之。而作史者。未能鋪張揚厲。曠闕多矣。帝旣崩。長子有痼疾。少子生始百日。於是迎立清河王慶。豈不善哉。而太后有異心焉。斯可恨矣。

【綱】雒陽令王渙卒。【書法】卒令未有書卒者。其卒渙何。錄循吏也。【目】渙居身不

正能以明察發擿姦伏。見十五卷二十六。外猛內慈。人皆悅服。至是卒官。百姓莫不流涕。爲立祠作詩絃歌以祭。太后詔曰。夫忠良之吏。國家所以爲治也。求之甚勤得之至寡。其以渙子石爲郎中。

孝殤皇帝 名隆。和帝少子。生僅百餘日。太后立之。在位一年。壽二歲而崩。謚法短折不成曰殤。

[綱]丙午。孝殤皇帝延平元年。春。正月。以張禹爲太傅徐防爲太尉。參錄尚書事。[目]太后以帝在襁 襁姜上聲 褓。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舍宮中。五日一歸府。每朝見特贊 獨贊拜也。 與三公絕席。[綱]三月。葬愼陵。 在河南府城東南。

綱 夏。四月。以鄧騭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綱 秋。八月帝崩。太后迎清河王十一見上子祜入即位。太后猶臨朝。

發明 春秋傳曰。猶者可已之辭也。是時安帝春秋十三。若輔以大臣。自可躬親庶政。故太后臨朝。綱目書猶以譏之爾。嗚呼。賢如鄧氏。君子猶不之予。況下於此者乎。

綱 九月。大水。葬康陵。在河南府城東南。綱 隕石于陳留。今河南開封府陳留縣。綱 冬。十月大水。雨去聲雹。十二月。清河王慶卒。

孝安皇帝 名祜。清河孝王慶之子。章帝之孫。鄧太后立之。在位十九年。壽三十一歲而崩。諡法寬容和平曰安。○即位數年。太后臨朝。親政之後。內寵益盛。

綱 丁未。孝安皇帝永初元年。春。三月。日食。夏。四月

鄧騭辭封

封鄧及弟悝奎弘。閶皆爲列侯。騭辭不受【書法】書不受何。嘉讓。也。

【綱】秋九月。以寇賊雨水。策免太尉防。徐防。司空勤。尹勤。【發明】東漢自中世以來。寇賊災異。輒策免三公。夫鎮撫中外。燮理陰陽。固三公職也。豈知是時戚臣用事。乃悉歸罪三公。可乎。然爲三公者。職思其憂。苟不得行其志。盍亦不待譴逐。引身而去。可乎。昌居其位。誰曰權非已出。誰實尸之。故東漢諸賢。病在去之不早。綱目直書以寇賊雨水策免。雖欲盡辭其責。可乎。

三公以災異免

【目】三公以災異免。自此始。仲長復姓。統曰。光武慍數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蛤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至於中世。權移外戚。寵被近習。怪異數至。水旱爲災。而

太白入北斗

反以策讓責也三公至於死免豈不寬哉

【綱】戊申二年春正月鄧騭擊鍾羌大敗【綱】夏旱五月大后親錄囚徒【書法】書親錄囚徒何嘉恤旱也然則以母后與政無譏歟貶必於其重者書猶臨朝足以示貶矣【目】皇太后幸洛陽寺官之所止曰寺及若盧獄錄囚徒洛陽有囚實不殺人而被考擊也自誣羸困輿見畏吏不敢言將去舉頭若欲自訴太后呼還問狀具得枉實即收令抵罪行未還宮澍注雨大降【綱】六月大水大風雨雹　秋七月太白入北斗【綱】冬十一月徵鄧騭爲大將軍【目】鄧騭在位頗能推進賢士騭

關西孔子

楊震四知

清白吏子孫

何熙李郃等。列於朝廷。又辟璧。舉也。弘農今河南河南府靈寶縣楊震。巴郡今四川重慶府。陳禪等置之幕府。見十四卷八。天下稱之。震孤貧好學。通達博覽。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震字。騭聞而辟之。累遷荆州今湖廣荆州府。刺史東萊今山東萊州府。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城在山東兗州府金鄉縣。故所舉荆州茂才王密爲令。夜懷金遺去聲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者。密愧而出。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或欲令平聲爲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爲清白

虞詡諫棄涼州

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綱 己酉三年。春正月。京師大饑民相食。　夏四月。令吏民入錢穀得拜官賜爵有差　冬十二月。并 兵今山西太原府 涼 今陝西行都司涼州衛 大饑。人相食。

綱 庚戌四年。春正月。詔以涼州牧守子弟爲郎

目 龐參說 稅 鄧騭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三輔 武帝立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爲三輔今陝西西安府同州鳳翔府 騭然之欲棄涼州并力北邊。郎中虞詡 許 言於太尉張禹曰。昔大將軍之策不可者三。先帝開拓土宇。劬勞而後定今憚小費舉而棄

之一也。涼州既棄。卽以三輔爲塞。園陵見十八卷二十二單外。二也。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烈士武臣。多出涼州。士風壯猛。便習兵事。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爲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涼州士民。所以推鋒執銳。胄父死子戰。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於漢故也。今割而棄之。民庶安土重遷。必引領而怨曰。中國棄我於夷狄。如卒猝然起謀。因天下之飢敝。驅氐羌以爲前鋒。席卷上聲而東。則函谷關名在河南府新安縣以西。園陵舊京。非復漢有。三也。禹以爲然。詡因說禹。網羅

虞詡爲朝歌長

盤根錯節

三科募士

涼土雄傑引其牧守子弟於朝外以勸勵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禹善其言更集四府（太師太傅司徒司空）皆從詡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爲掾（硯）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爲郎以安慰之

【綱】以虞詡爲朝歌長討縣境羣盜平之

【目】鄧騭以前議惡虞詡欲以法中（去聲）之會朝歌（今河南衛輝府）賊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之詡笑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樹根之盤互木節之交錯非堅利之器不能治之）此乃吾立功之秋也及到官設三科以

采線縫裾　日南地坼　河東地陷

募壯士掾吏以下。各舉所知。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爲下。是爲三科。收得百餘人。貰赦也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殺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線縫其裾。居。衣後襟。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於是駭散。縣境皆平。

【綱】甲寅元初元年。春二月。日南見十四卷十八地坼。【目】長百餘里。【綱】夏旱蝗。　六月。河東今山西平陽府地陷。

【綱】乙卯二年。夏四月。立貴人閻氏爲皇后。【書法】於是帝即位九年。年二十二矣。立后之遲。未有如此者。而竟得妒后。卒以亂綱。關雎憂在進賢。宜矣哉【目】后性

妒忌後宮李氏生皇子保，后鴆（見十七卷）殺李氏。【綱】冬，以虞詡為武都太守，擊羌破之。【目】太后聞虞詡有將帥之略，以為武都（今陝西鞏昌府階州）太守。羌衆數千遮詡于陳倉（今陝西鳳翔府寶雞縣）崤谷。（在河南河南府永寧縣北，即崤山也。）詡即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抄略也）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見六卷二），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速進

虞詡為武都太守

虞詡增竈

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現）弱吾今示强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在鞏昌府隴西縣）數十日詡乃令軍中强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力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强弩共射（石）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于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

豫章芝之草生

奔。因掩擊。大破之。賊由是敗散。詡乃占相地勢。築營壁（軍壘）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民。開通水運。視事三年。人足家給。一郡遂安。

【綱】己未六年。冬十二月朔。日食。既。地震。

【綱】豫章芝草生（書法見十四卷二十五）

【目】豫章（今江西南昌府）有芝草生。太守劉祇欲上之。以問郡人唐檀。檀曰。方今外戚豪盛。君道微弱。斯豈嘉瑞乎。祇乃止。

通鑑綱目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炯靜專

周之燦星若

東漢紀

孝安皇帝

【綱】庚申，永寧元年。夏，四月。立子保爲皇太子。以楊震爲司徒。

【綱】辛酉，建光元年。春，三月。皇太后鄧氏崩。封鄧騭爲

杜根為酒家保

上蔡（今河南汝寧府上蔡縣）侯。[目]太后自臨朝以來，水旱十載，四夷外侵，盜賊內起，每聞民飢，或達旦不寐，躬自減徹以救災厄，故天下復平，歲仍豐穰。然帝已年長，久不還政。潁川（今河南開封府許州）杜根嘗上書言之，太后大怒，盛以縑囊，撲殺之。載出城外，得蘇，逃竄為宜城（今湖廣襄陽府宜城縣）山中酒家保。（酒家作保，保傭也。）積十五年。平原（今山東濟南府平原縣）成翊世亦坐諫太后不歸政抵罪。至是，尚書陳忠薦之，帝拜根侍御史，翊世尚書郎。或問根曰：往者遇禍，何至自苦如此？根曰：周旋民間，非絕迹之處，邂

詔舉有道之士

陳忠諫廣帝意

追發霧禍及親知故不爲也。【綱】葬和熹皇后。追尊清河孝王曰孝德皇。皇妣曰孝德后。【綱】夏詔舉有道之士。【書法】詔舉有道終綱目一書而已。【目】尚書陳忠以詔書既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致不能容。乃上疏豫廣帝意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度納切直之謀。忠臣盡蹇（同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今明詔引咎克躬諮訪羣吏。言者見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錄顯列二臺。必承風響應爭爲切直。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穴（猶東方朔所謂以管窺天之意謂言事者所見不遠大而所言或妄誕也）妄有譏刺。雖苦口逆

薛包至行

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從之。

【綱】以薛包為侍中。不拜。【書法】書予之也。書不拜始此。

【目】初汝南（今河南汝寧府）薛包少有至行。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忍去。至被毆扑。不得已。廬于外。旦入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于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慚而還之。及父母亡。弟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汝也）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蕪也）頓者。曰。我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illegible]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

加禮如毛義

數州破其產。輒復賑給。帝聞其名。令公車（見十一卷二五）徵至。拜侍中。包以死自乞。詔賜告歸。加禮如毛義。（見上卷十）

六【綱】徙封鄧騭爲羅（今湖廣長沙府羅縣）侯。遣就國。騭自殺。（不食而死）貶平原王翼（河間王子。鄧太后徵爲平原懷王勝後。留京師。及太后崩。宮人有誣告太后兄弟謀立平原王。故貶）爲都鄉（在直隸順天府涿州）侯。【書法】於是騭徙封就國。不食而死。則曷爲以自殺書。甚遣之者也。騭爲賢臣。貶追至此。綱目之所深惜也。【綱】以耿寶監羽林車騎。封宋楊四子及宦者江京李閏皆爲列侯。【書法】自鄧后即世。至是僅四閱月。而安帝初政所行乃爾。觀綱目所書封宋楊四子及宦者之事。則其不德之實。曉然可見矣。【目】帝以耿貴人（帝母耿姬）兄寶監羽林車騎。（宿衛之士）宋

楊震請速出王聖斷絕伯榮

氏見上卷十一封侯爲卿校侍中者十餘人閻后兄弟顯景耀並典禁兵江京李閏皆爲列侯與中常侍樊豐劉安陳達及王聖帝乳母也聖女伯榮扇動內外競爲侈虐出入宮掖傳通姦賂司徒楊震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爲本治以去上聲穢爲務方今九德書皐陶謨亦行有九德總言德之見於行者其凡有九也未事未任以事嬖倖充庭王聖賤微得奉聖躬雖有推燥居溼之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外交屬祝託損辱清朝宜速出阿母阿依之母謂王聖令居外舍斷短絕伯榮莫使往來帝以疏示聖等皆忿恚

秋八月。以劉愷爲太守。目居延故城在陝西行都司甘州衛。都尉范邠犯贓罪。吏議欲增錮二世。劉愷以爲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公羊傳。昭公二十年。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所以進人於善也。今以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祥刑之書呂刑。告爾祥刑。註。刑凶器也。而謂祥者。刑期無刑。民協于中。其祥莫大焉。意也。詔從之。

綱壬戌。延光元年。秋九月。遣宦者及乳母王聖女伯榮。詣甘陵。帝父孝德皇之陵墓。今直隸廣平府清河縣。目尚書僕射夜陳忠上疏曰。竊聞使者所過。戈威動郡縣。王侯二千石。

至爲伯榮獨拜車下。脩道繕亭。徵役無度。賂遺（去聲）僕從（去聲）。人數百匹。伯榮之威。重于陛下。陛下之柄。在于臣妾。昔韓嫣（偃○武帝幸臣）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爲一拜。而嫣受歐刀（刑人之刀）之誅。（江都易王。景帝之子。入朝。有詔得從獵上林。天子車駕未行。而先使嫣乘副車從數十騎騖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爲天子。乃辟從者。伏謁道旁。嫣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爲皇太后泣。後以姦聞。太后使使賜嫣死。）臣願明主嚴天元（猶言乾元）之尊。正乾剛之位。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幾。書奏。不省。

【綱】汝南黃憲卒。【書法】（布衣未有書卒者。卒黃憲。惜賢也。布衣書卒。終綱目二人而已矣。○黃憲。管寧。）

【目】汝南（今河南汝寧府）太守王龔。政崇溫和。

牛醫兒

好才愛士。以袁閬（郎）為功曹（郡錄事）引進黃憲陳蕃。憲不屈。蕃就吏。閬不脩異操。蕃性氣高明。憲世貧賤。父為牛醫。憲年十四。潁川（今河南開封府許州）荀淑遇於逆旅。（客舍也）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曰。子吾之師表也。前見袁閬。未及勞（去聲）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閬曰。見吾叔度（憲字）耶。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惆）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耶。對曰。良不見叔度。自以為無不及。既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固難得而測矣。陳蕃

汪汪若千頃波

封王君

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閒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矣太原今山西太原府郭泰字林宗少游汝南過袁閬不宿而退從憲累日乃還或問之泰曰奉高閬字之器譬之氿音軌濫上聲泉旁出曰氿泉正出曰濫泉雖清而易挹挹酌也叔度汪汪深廣貌若千頃波同陂音卑畜水曰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

朱子曰黃憲言論風旨雖不盡見然其氣象溫厚圭角渾然見之者有所感於心亦其最高乎使得聖人作成之當居顏氏之科矣

綱 癸亥二年夏四月封王聖為野王今河南懷慶府河內縣君

發明 此乳母也何不賜而書之蓋已見之於前矣夫以乳媼而列爵受封大書于册漢治雖欲不衰其可得乎

綱 以班勇（班超少子）爲西域長史將兵屯柳中（見上卷六）

綱 冬以楊震爲太尉。

目 耿寶薦李閏兄於震曰李常侍（官官曰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舉也）其兄寶唯傳上意耳震曰如此則宜有尚書敕寶大恨而去閻顯（閻后兄）亦薦所親震又不從司空劉授聞而辟之震益見怨

綱 十二月地震

綱 聘處士周燮馮良不至

目 陳忠薦汝南（見上）周燮南陽（今河南南陽府）馮良學行深純隱居不仕帝以羔幣聘之燮宗族勸之曰夫脩德立行所以爲國

君獨何爲守東岡之陂（坂。在汝寧府城東南。周燮隱處。）乎。燮曰。夫修道者度（鐸）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與良皆自載至近縣。稱病而還。

【綱】甲子。三年。春二月。帝東巡。三月。還。未入宮。策收太尉震印綬。遣歸故郡。震自殺。（【書法】未入宮何急辭也。帝之信讒果矣。故特筆書之。）

【目】樊豐等憤怨楊震。會趙騰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欲誅騰。震救之。帝不聽。竟殺之。及帝東巡。豐等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懷怨懟。且鄧氏故吏。有恚恨心。帝然之。及還京師。便臨太學。即其夜遣使者策收

城西夕陽亭

震太尉印綬震於是柴門塞斷其門不通出入絕賓客豐等復惡之令耿寶奏震恚望有詔遣歸故郡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因飲酖見十一卷一而卒太僕來歷曰耿寶傾側姦臣傷害忠良禍將至矣

致堂胡氏曰安帝三公無出震之右者然人臣以道事君合則留違則去震以三公之尊而奏一乳媼而不能動宜去久矣至是遂取殺身之禍忠則忠矣然其燭理不明辭處義不精亦不足稱也已

綱 秋。八月。以耿寶爲大將軍。綱 九月。廢太子保爲濟陰。今山東東昌府。王。江京樊豐與閻后譖太子故也。綱 是月晦日食。地震。大水雨去聲雹。

綱 乙丑。四年。春二月。帝南巡 三月。朔日食。綱 帝崩于葉。今河南南陽府葉縣。還宮發喪。目 帝崩于乘輿。天子以四海爲家。故行曰乘輿。止日行在。皇后與閻顯兄弟江京樊豐等謀以濟陰王在內。恐公卿立之。乃僞云帝疾甚。徙御臥車馳歸。四日至洛陽。綱 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以閻顯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迎北鄉在山東濟南府長清縣。侯懿

入即位【書法】綱目書尊皇后爲皇太后多矣上必有書即位者也於是北鄉未立則孰尊之自尊也名號正則可以臨朝矣【目】太后欲久專國政貪立幼年與顯等定冊迎章帝孫濟北惠王子北鄉侯懿爲嗣濟陰王以廢黜不得上殿親臨（去聲 哭也）。梓宮（天子稱以梓木爲之曰梓宮）悲號（毫）不食內外羣僚莫不哀之【綱】樊豐等下獄死耿寶自殺王聖伯榮徙雁門。【目】閻顯忌樊豐耿寶威（諷）有司奏貶寶爲亭侯遣就國寶自殺豐及謝惲（蓋）周廣下獄死聖母子徙雁門（今山西太原府代州）而以弟景等爲卿校並處權要威福自由【綱】葬恭陵（在河南府城東南）【綱】

十九侯

祠楊震以中牢書事後之也

冬十月北鄉侯薨。目閻顯白太后祕不發喪而更徵諸王子閉宮門屯兵自守。綱十一月地震 中黃門孫程等迎濟陰王保入即位誅閻顯等遷太后于離宮封程等十九人為列侯

致堂胡氏曰安帝柔闇不君始則閻后妒忌殺太子之母而不能保繼而乳母恣橫譖太子廢之而不能辨一旦不諱樹立嬰孩遂使中官得以順人心伏正義扶立所廢而權歸閹尹國無人焉漢氏之衰可知矣

綱改葬故太尉楊震祠以中牢。書法祭臣不書此何以書嘉禮賢也故樊豐敗而後祠楊震宦官敗而後祭陳竇遼水敗而後祀魏徵祿山反而後祭九齡皆事後之思也

音註

祭陳寔見二五卷九祀魏徵見四四卷二九祭九齡五一卷四【目】詔以楊震二子爲郎。賻錢百萬。以禮改葬。去年楊震遣歸故郡。飲酖而卒。弘農太守移良。留停震喪。露棺道側。葬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郡以狀上。帝感震忠直。詔復以中牢具祠之。

大鳥集喪前

孝順皇帝、名保。安帝太子。在位十九年。壽三十二歲而崩。諡法慈和徧服曰順。○帝即位之初。天下想其風采。黃瓊李固之徒。相繼登用。東京之士。於茲盛焉。然閹宦弄權。梁氏用事。賢人君子不能救。漢祚之衰矣。

【綱】丙寅。孝順皇帝永建元年。春正月。帝朝太后於東宮。從李郃之請也。【綱】皇太后閻氏崩。二月葬安思皇后【綱】

虞詡上書自訟

秋七月以來歷爲車騎將軍

[綱]下司隸校尉虞詡獄尋赦出之以爲尚書僕射（夜）左雄爲尚書

[目]司隸校尉虞詡（許）到官數月奏太傅馮石太尉劉熹免之又劾中常侍程璜陳秉孟生李閏等百官側目三公（太尉太司空司徒）劾詡盛夏拘繫無辜爲吏民患詡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俗之隄（低）防（房）刑罰者民之銜轡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更相委遠百姓怨窮以苟容爲賢盡節爲愚臣所發舉贓罪非一三府（卽三公）恐爲臣所奏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節以尸諫耳（韓詩外傳衛大夫史魚死謂其

孫程救虞詡

虞詡薦左雄

子曰我言蘧伯玉賢不能進衛子瑕不肖不能退死不當埋殯于室足矣子以父言聞之君乃立名伯玉而貴之子瑕而退之文案中常侍張防屢寢不報詡不勝憤乃自繫廷尉奏言曰昔樊豐幾亡社稷今張防復弄威柄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書奏坐論輸左校。教。左校令掌左工屬將作大匠二日之中傳考四獄浮陽故城在直隸河間府滄州侯孫程等乞見言虞詡盡忠更被拘繫張防贓罪明正反構忠良於是防坐徙邊即赦出詡程復上疏云詡有功語甚激切帝感悟徵拜議郎數日遷僕射詡上疏曰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至相戒

曰白壁不可爲。（後書黃瓊傳皎皎者易汙是也。）容容（隨衆上下也。）多後福。伏見議郎左雄有王臣蹇蹇之節。（易蹇卦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蹇難也。言不避艱險以求濟之。是蹇而又蹇。非以其身之故也。）宜擢在喉舌之官。（後書李固傳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斗爲天喉舌。尚書爲陛下喉舌。）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書

聘處士樊英

[綱]丁卯二年。夏六月。追尊李氏（見上卷三十二）爲恭愍皇后

[綱]秋七月。聘處士樊英以爲五官中郎將。[目]初南陽（今河南南陽府。）樊英少有學行。隱于壺山（在南陽府裕州之陽。）州郡禮請公卿舉賢良有道安帝賜策書徵皆不至是歲

張楷謂樊英

帝復以策書玄纁纁赤色帛五匹爲束三玄二纁備禮徵之英固辭疾篤不聽英不得已到京稱疾強輿入殿猶不能屈帝乃設壇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篤詔以爲光祿大夫賜告歸英初被詔命衆皆以爲必不降志南郡今湖廣荊州府王逸與書勸使就聘及後應對無奇謀深策談者失望河南今河南河南府張楷謂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斯民也而子始以不訾訾量也之身怒萬乘之主及其享受爵祿又不聞匡救之術進

進退無所據

李固遺黃瓊書

退無所據矣。【綱】以處士楊厚、黃瓊爲議郎。【目】時又徵廣漢（今四川成都府漢州）楊厚、江夏（今湖廣武昌府）黃瓊。厚至，豫陳漢有三百五十年之厄以爲戒。拜議郎。瓊將至，李固以書逆（迎也）遺（去聲）之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爲士行其志，終無時矣。語曰：嶢嶢（同磽，音敲，堅硬也）者易缺，皦皦（明白也）者易汙。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今河南南陽府裕州）樊君（樊英）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

驅驢負笈

沈景爲河閒相

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平聲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瓊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數上疏言事上頗采用之【目】郃合之子也少好學郃爲司徒固改姓名杖去聲策馬驅驢負笈書箱及從師不遠千里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醒不令同業諸生知其爲郃子也

【綱】己巳四年夏五月桂陽今湖廣郴州郴丑森反獻大珠還之

【綱】辛未六年春二月以沈景爲河閒相【目】河閒今直隸河

府開王政傲很不奉法帝以侍御史沈景有彊能擢為河間相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散坐也坐伸兩足以手按膝形如箕也殿上侍郎贊拜景峙池上聲挺然立也不為禮問王所在虎賁奔武士之號言其勇猛如虎之賁騰曰是非王邪景曰王不正服常人何別今相謁王豈謁無禮者邪王慙而更耕服景然後拜出謁王傅責之曰前發京師陛見受詔以王不恭使相儆督諸君空受爵祿曾無訓導之義因捕諸姦人奏案其罪出冤獄百餘人政遂改節悔過自脩【綱】秋九月起太學【目】初安帝薄于藝文博

士不復講習。朋徒怠散。學舍頹敝。鞠盡為蔬園。將作大匠（官名。掌脩作宗廟殿寢宮室陵園土木之工。）翟（宅）酺（蒲）上疏請更脩繕誘進後學。帝從之。

【綱】壬申。陽嘉元年。春正月。立貴人梁氏為皇后。【目】帝欲立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貪）籌以定。僕射（夜）胡廣等諫曰。恃神任筮。不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鈞。以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帝從之。恭懷皇后（見上卷二十五）弟子乘氏（故城在山東兗州府鉅野縣）侯商之女。選為貴人。常特

被引御從容辭曰。夫陽以博施爲德。陰以不專爲義。願陛下思雲雨之均澤。小妾得免於罪。帝由是賢之。立以爲后。【綱】夏四月。以梁商爲執金吾。見十六卷二十一。【綱】冬。立孝廉限年課試法。【書】譏也。其譏何。與廉舉孝。而【法】限之年。且試家法。課箋奏。非初意矣。下書增爲四科。甚譏之。【目】尚書令左雄上疏曰。寧民之道。必在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更數朔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今俗浸彫敝。巧僞滋萌。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苟且也。莫慮長久。臣愚以爲守相長吏。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移徙。非父母

左雄限年察舉法

吏不得去官。帝詔悉從之。而宦官不便。終不能行。雄又言。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彊仕。曲禮。四十曰彊而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可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習詩者曰詩家。習禮者曰禮家。文吏課牋奏。牋表也、再往端門。奏章。副之也。殿之正門。練其虛實。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牋奏。乃得應選。其有茂才異行。若顏淵子奇。齊人。年十八。齊君使主東阿。阿縣大化。不拘年齒。雄亦公直精明。能審覈眞僞。決志行之。頃之。胡廣出爲濟陽故城在山東兗州府曹縣。太守

郎顗災異對

與諸郡守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唯汝南（今河南汝寧府）陳蕃潁川（今河南開封府許州）李膺下邳（邳今江南淮安府邳州）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迄于永嘉（沖帝年號）察選清平多得其人

陽夏袁氏曰古者四十而仕非謂仕必是年也特舉其大限以為言耳且顏淵子奇曠代一有而欲以斯為格不亦偏乎

【綱】癸酉二年春正月徵郎顗（以）以為郎中不就【目】上名郎顗詣闕以災異上章曰三公上應台階（台階即泰階也泰階三台也凡六星下同）元首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今之在位

郎顗條便宜七事

競托高虛。納累鍾之奉。咎亡天下之憂。以此消伏災眚。（生上聲）興致升平。其可得乎。因條便宜七事。一。園陵火災。（去年閏十二月。恭陵百丈廡災。）宜念百姓之勞。寵繕脩之役。二。立春以後。陰寒失節。宜采納良臣。以助聖化。三。今年少陽。春旱夏水。宜務節約。四。去年八月。熒惑（見十八卷八）出入軒轅。（軒轅十二星。后妃所居。）宜簡出宮女。五。去冬。有白氣從西方天苑。（天苑十六星。如環狀。）趨參。（森。參爲白虎三星直。）左足。入玉井。（參下四小星。名玉井。）恐有羌寇。宜爲備禦。六。近者白虹貫日。宜令中外官司。並須立秋。然後考事。七。漢典以來。三

山陽君

左雄上封事

京師震拆同月

百二十九歲於時三春宜大蠲法令有所變更王者之法譬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書奏特拜郎中辭病不就

綱 封乳母宋娥為山陽今山東兗州府君

目 帝之立也娥與其謀故封之又封梁商子冀為襄邑今河南歸德府睢州侯左雄上封事見上卷二十二曰高皇帝約非有功不侯不宜追錄小恩虧失大典帝不聽

綱 夏四月京師地震詔公卿直言舉敦樸之士

綱 京師地拆詔引敦樸士對策

書法 京師地震綱目不書京師地道之變遠近不異也此其再書京師何震拆同月也譬戒至矣

目 洛陽宣德亭地拆八十五丈帝引公卿所舉

敦樸士對策李固對曰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乳之恩豈無貴爵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雖有功勤但加賞賜足酬其勞裂土開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顓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今梁氏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明帝年號建初章帝年號故事殆不如此宜令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

尚書猶北斗

政歸國家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斗爲天喉舌尚書亦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班也）政四海今與陛下共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影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夫人君之有政猶木之有隄（低）防（房）隄防完全雖遭霖潦不能爲變政教一立蹔（同暫）遭凶年不足爲憂今隄防雖堅漸有孔穴譬之一人之身

本朝者。心腹也。州郡者。四支也。心腹痛則四支不舉。故臣之所憂。在心腹之疾。非四支之患也。苟堅隄防。務政教。先安心腹。整理本朝。雖有寇賊水旱之變。不足介意。不然。則雖無水旱之災。天下固可憂矣。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煙入聲)塞。升平可致也。上覽衆對。以李固爲第一。卽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爲議郎。[綱]秋。七月。太尉龐參免。[目]太尉龐參。在

周舉消變對

三公中最名忠直。數爲左右所毀。司隷乘（作承）風（承望風旨）按之。參稱疾。後參夫人疾前妻子。殺之。雒陽令奏參罪。竟以災異免。

【綱】甲戌三年。夏。五月。旱。【目】上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問尚書周舉以消變之術。舉對曰。臣聞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風雨不時。水旱成災。陛下廢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曠夫。自枯旱以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效。徒勞至尊。暴（僕）露風塵。誠無益也。宜出後宮不御之女。除太官重膳

刑德八柄

張衡請禁學圖讖

之費，損官人，去貪位也。張衡亦言：前年京師地震土裂，裂者威分，震者民擾也。願陛下思惟所以稽古率舊，勿令（平聲）刑德八柄（柄猶器之有柄也。周禮天官冢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不由天子，然後神望允塞，災消不至矣。衡又以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讖（圖緯。七緯也。易緯、書緯、詩緯、禮緯、樂緯、孝經緯、春秋緯。蓋漢末夏賀良之徒為之，以為有經必有緯也。）上疏言：圖讖成於哀平（哀帝、平帝）之際，皆虛偽之徒以要（平聲）世取資，欺罔較（覺）然（甚明也），莫之糾禁。且律曆、卦候、九宮（太一下行八卦之宮）

每四乃還於中央故謂之九宮風角角隅也謂候四方四隅之風以占吉凶也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僞不窮也。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

中官養子襲爵

〔綱〕乙亥。四年。春。二月。初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書法〕自書封鄭衆爲鄭鄉侯而中官封爵矣于是聽以養子襲爵則德其立己故也私己甚矣特書曰初病漢也〔音註〕鄭衆見上卷二十七

李固奏記梁商

〔綱〕夏。四月。以梁商爲大將軍。〔目〕商少通經傳。謙恭好士。辟李固爲從事中郎。固以商柔和自守。不能有所整裁。乃奏記曰。數年以來。災怪屢見現

孔子曰智者見變思形愚者覩怪諱名天道無親可爲祇畏誠令王綱一整道行中立明公蹔伯成之高莊子天地篇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全不朽之譽豈與此外戚凡輩耽榮好位者同日而論哉商不能用。

綱 秋閏八月朔日食。 冬十二月地震。

綱 丙子永和元年冬十二月以王龔爲太尉。以梁冀爲河南尹。

綱 丁丑二年冬十月帝如長安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 徵處士法眞不至

目 扶風今陝西鳳翔府法眞博通內外學隱居不

郭正稱眞

周舉劾左雄

仕帝欲致之四徵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眞名可得聞身難得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

綱 地震。十二月還宮。

綱 戊寅三年秋九月詔舉武猛任將帥者

目 初左雄薦周舉為尚書至是雄為司隷校尉舉馮直任將帥直嘗坐贓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曰詔書使選武猛不使選清高舉曰詔書使君選武猛不使君選貪汙也雄曰進君適所以自伐也舉曰昔趙宣子晉趙盾任韓厥韓獻子為司馬而厥戮其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

良賀獨無所薦

賀我矣今君不以舉之不才誤升諸朝不敢阿君以爲君羞不寤君之意與宜子殊也雄悅謝曰是吾過也天下益以此賢之是時宦官競賣恩勢唯大長秋見上卷二十五良賀清儉退厚及詔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于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知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見六卷四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是以不敢

綱 辛巳六年秋八月大將軍梁商卒 以梁冀爲大將軍不疑冀之弟爲河南尹

綱 以周舉爲諫議大夫 目

從李固爲泰山太守

初梁商疾篤帝親臨幸問以遺言對曰臣從事中郎周舉清高忠正可重任也由是用之〔綱〕冬十一月從荆州刺史李固爲泰山太守〔目〕荆州今湖廣荆州府盜起彌年不定以李固爲刺史固到遣吏勞去聲問境內赦寇盜前釁與之更耕始於是賊帥自縛歸首去聲固皆原之遣還相招半歲間去聲類悉降奏南陽今河南南陽府太守高賜等贓穢賜等重賂梁冀冀爲之千里移檄吸文書而固持之愈急冀遂從固爲泰山今山東濟南府泰安州太守時泰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

遣八使分行州郡

張綱埋輪

到悉能遣歸農但選留任戰者百餘人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米)散

【綱】壬午漢安元年秋八月遣八使分行州郡【目】遣杜喬周舉周栩(許)馮羨欒巴張綱郭遵劉班分行(上聲巡察也)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汙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千石六百石墨綬三采)以下便輒收舉喬等受命之部張綱獨埋其車輪于雒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無君之心十五事京師震悚帝雖知綱言直不能用也【綱】以李

梁綱爲廣陵太守

單車詣壘

固爲將作大匠。見上十三。目杜喬奏李固政爲天下第一。故有是命。綱以張綱爲廣陵太守。目梁冀恨張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今江南揚州府。賊張嬰寇亂揚徐二州見二五卷十九閒。積十餘年。乃以綱爲廣陵太守。綱單車徑詣嬰壘門。嬰大驚。走閉壘。綱於門外罷遣吏兵。留十餘人。以書喻嬰。請與相見。嬰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問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公所爲者又非義也。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來。今誠轉禍爲福之時也。嬰

魚遊釜中

閒泣下曰荒裔遐愚民不堪侵枉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知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須臾閒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論功當封梁冀遏之在郡一歲卒時二千石長吏有能政者有雒陽令任峻冀州今直隸眞定府冀州刺史蘇章膠東今山東萊州府平度州相吳祐雒陽自王渙二十九見上卷之後皆不稱職峻能選用文武各盡其用發姦不旋踵民間不畏吏其威禁猛於渙而文理政教不如也章有故人為清河今山東東昌府恩縣太守章行

蘇章不私故人

一天二天

吳祐觀過知仁

部欲案其姦贓乃爲設酒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章字）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肅然祐政崇仁簡民不忍欺嗇夫（掌聽訟）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慚懼自首（去聲）具談父言祐曰掾（硯）以親故受汙穢之名所謂觀過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去聲）之

【綱】癸未二年冬十一月地震【目】涼州（今陜西行都司涼州衛）自

地百八十震坼孝廉爲四科

九月以來地百八十震山谷坼裂壞敗城寺民壓死者甚衆[綱]增孝廉爲四科[書法]書增爲四科何譏也前有試家法課牋奏二科矣今復增孝悌從政爲四孝悌爲四科之一則孝廉二字皆虛名也書甚譏之[目]尚書令黃瓊以左雄所上孝廉之選見上十四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爲四科帝從之

[綱]甲申建康元年夏四月立皇子炳爲太子[目]太子居承光宮帝使侍御史种充暠高上聲監其家中常侍高梵飯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

种暠手劍當車

皇甫規對策

從而未決暠乃手劍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係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還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暠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綱】秋八月帝崩太子炳即位年二歲【綱】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　以李固爲太尉錄尚書事　九月葬憲陵在河南府城東北【綱】地震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之【目】皇甫規對曰陛下攝政之初拔用忠貞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災異不息寇賊縱橫殆以姦臣權重之所

皇甫規舟檝之喩

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宜亟黜遣。以答天誡。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亦宜增脩謙節。輔以儒術。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檝（檝同楫）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作渡）元元。（元善也民類皆善謂之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愼乎。夫德不稱（稱去聲）祿。猶鑿墉（墉牆也）之趾（趾基也）以益其高。豈安固之道哉。冀忿之。以規爲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

綱 冬十月。羣盜發憲陵。

孝冲皇帝（名炳順帝太子在位一年壽三歲而崩諡法幼小在位曰冲）

綱 乙酉。孝冲皇帝永嘉元年。春正月。帝崩。

綱 徵淸河

李固請立年長有德

太后委政李固

王蒜及渤海孝王子纘至京師。大將軍冀白太后，迎纘入卽位，罷蒜歸國。[目]蒜、纘皆章帝曾孫。蒜爲人嚴重，動止有法度，公卿皆歸心焉。而纘年八歲。李固謂梁冀曰：立帝宜擇長年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周勃立文帝。霍光立宣帝。）戒鄧、閻之利幼弱。（鄧騭立殤帝。閻顯立北鄉侯。）冀不從，與太后定策禁中，迎纘入南宮，卽皇帝位。蒜罷歸國。[綱]葬懷陵。[目]太后委政李固。宦官爲惡者，一皆斥遣，而梁冀尤疾之。初，順帝時除官多不以次。固奏免百餘人。此等遂作飛章（無姓

名士章者若飛來也言固離閒近戚自隆支黨冀以白之后太后不聽

孝質皇帝名纘章帝曾孫渤海孝王之子沖帝崩梁太后立之在位一年爲梁冀所弒壽九歲諡法忠正無邪曰質

綱 丙戌孝質皇帝本初元年。夏四月。詔郡國舉明經詣太學受業者歲滿課試拜官有差 目 自是公卿皆遣子受業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 綱 海水溢 綱 閏六月大將軍冀進毒弒帝白太后策免太尉固迎蠡里吾侯志入即位太后猶臨朝 發明 春秋之法君弒而賊不討則以國爲無人

李杜不明春秋之義

跋扈將軍

以梁冀之凶悖，固未易以討殺。然使力不能勝，則聲其罪於天下，死之可也，去之可也。烏有大行晏駕，明知鴆毒致禍，而可佯之不問者乎。李固杜喬諸人，忠有餘而識不足，不明春秋之義，死而無補。太后雖未必與聞乎弑，然身爲罪人之主，何以自解。綱目於梁冀之事，一則曰白太后，二則曰白太后，至於蠡吾既立之後，又書太后猶臨朝。太后雖欲自免，其可得乎。

【目】帝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跋扈，猶言彊梁也。扈，竹籬也。水居者於水未至先作竹籬，候魚之入，水退，小魚獨留，大者跳跋籬扈而出，故言跋扈也。）冀深惡之，使左右置毒于煮餅以進。帝苦煩甚，召李固。固入前問帝，曰，食煮餅，腹悶，得水尚可活。冀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固伏尸號哭。推（窮詰也）舉（案劾也）侍醫。議立嗣。

固與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先與冀書曰先世廢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羣議令平聲上應天心下合衆望國之興衰在此一舉冀乃名百官入議固廣戒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爲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爲嗣中常侍曹騰夜往說冀曰將軍秉攝萬幾賓客縱橫多有過差清河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矣不如立蠡吾今直隸保定府蠡縣侯名志平原王翼子時太后欲以女弟妻志徵到夏門亭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廣戒懾憚曰惟大將軍令獨固喬守本議冀

厲聲罷會說太后策免固迎蠡吾侯志入南宮即位

時年十五太后猶臨朝政

致堂胡氏曰人臣之罪無加於弒君李固身任上公親聞賢帝食餅腹悶得水尚可活之言而見梁冀靳不與水之事當即時請太后出御前殿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司隸期門羽林士大會庭中推舉尚食窮問崩故可以立得罪人致於廷尉凡與謀者殺無赦焉自建明德策立淸河亦崇朝而漢祚復隆天下定矣雖梁冀久握兵權然事出倉卒既躬爲大逆名在弒君其下未必人人服從出一紙詔書諭以逆順衆決不動計不出此方且伏尸號哭一再致書比三日間冀策書已立則雖有仲尼之智周公之才亦無及矣吁可歎哉

綱 秋七月葬靜陵 在河南府城東南

綱 九月追尊河閒孝王

平原王翼父。為孝穆皇。蠡吾先侯即平原王翼。曰孝崇皇。冬十月。尊母匽氏為博園貴人。

孝桓皇帝名志，章帝曾孫，蠡吾侯翼子。質帝崩，梁冀立之。在位二十一年，壽三十六歲而崩。諡法克敵服遠曰桓。○是時梁冀雖除，五侯肆虐，賢人君子忠憤激烈，卒成黨錮之禍。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其是之謂乎。

日食正旦

綱 丁亥。孝桓皇帝建和元年。春正月朔。日食。三月。

黃龍見譙

黃龍見現譙。故城在江南鳳陽府亳州 綱 夏四月。地震。綱 六月。以杜喬為太尉。目 自李固之廢。內外喪氣。羣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由是朝野皆倚望焉。綱 秋論

梁冀殺李固杜喬

定策功。益封梁冀萬三千戶。又封其子弟及宦者劉廣等皆爲列侯。八月。立皇后梁氏【書法】東漢之策書立貴人某氏爲皇后。恆辭也。此其書立皇后梁氏何。后太后女弟也。倫序亦少乖矣。故異其文。異其文者所以異其事也。【綱】九月。地震。策免太尉喬。【綱】冬。十一月。貶清河王蒜爲尉氏侯。徙桂陽。蒜自殺。下李固杜喬獄。殺之。【目】宦者唐衡左悺管等共譖杜喬。帝亦怨之。會劉文等謀共立清河王蒜。劫其相謝暠殺之。蒜坐貶爵爲尉氏今河南開封府尉氏縣侯。徙桂陽見上十二。自殺。梁冀因誣李固杜喬云與文交通。收固下獄。固死獄中。冀使人脅杜

喬使自引決。喬不聽。收繫之。亦死獄中。

遂昌尹氏曰。李固杜喬之死。人皆冤之。二君誠忠於漢者。然冀負弑逆之誅。二君不能聲其罪於天下。隱忍而死。故綱目於此。皆不書其故官。哀其不達大臣之義。失其職也。

【綱】己丑。三年。夏四月。晦。日食。秋八月。有星孛于天市。大水。九月。地再震。山崩。

【綱】前朗陵侯相荀淑卒。

【書法】卒。前官。錄賢也。

【目】淑少博學。有高行。李固李膺等皆師宗之。嘗舉賢良。對策譏刺貴幸。梁冀忌之。出為朗陵相。涖事明治。稱為神君。有子八人。儉。緄。袞 靖。燾。導 汪。爽。肅。旉。孚 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潁陰

朗陵神君 見二十一卷十二

荀氏八龍

高陽里

御李君

故城在河南開封府陳州令苑康更耕命其里舊名西豪曰高陽見一卷二十一里在開封府許州城內膺性簡亢唯以淑為師以同郡陳寔殖為友爽嘗謁膺因為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寔出單微同郡鍾皓以篤行稱九辟舉公府年輩遠在寔前引與為友皓為郡功曹辟司徒府太守高倫問誰可代卿者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倫從之中常侍侯覽託倫用吏寔懷檄吸文書請見曰此人不宜用而覽不可違寔乞從外署不足以塵明德于是鄉論怪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

陳寔過則稱已

後被徵召也乃謂人曰吾前爲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白署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已者也寔固自引愆由是天下服其德後爲太丘今河南歸德府永城縣長脩德清靜百姓以安鄰縣民歸附者寔輒訓導令還本司官行上聲巡察也部吏慮民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亦竟無訟者以沛相沛國相賦斂違法解印綬去吏民追思之鵠素與淑齊名膺常歎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鵠兄子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與膺同年俱有聲名其母

我家性

太無皁白

膺之姑也膺祖太尉脩常言瑾似我家性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復以膺妹妻之膺謂瑾曰弟何太無皁白謂不區別是非邪瑾以白膺膺曰國武子春秋齊大夫國姓名佐字武子好招橋擧也○人過以致怨惡如字○左傳成公十七年齊慶克通于聲孟子鮑牽見之以告武子武子名慶克而謂之慶克以告孟子孟子訴於靈公而刖鮑牽明年殺國佐于內宮○聲孟子靈公母以今豈其時邪必欲保身全家爾汝也道爲貴

〔綱〕庚寅和平元年春正月太后歸政二月崩　三月帝還北宮　葬順烈皇后　封大將軍冀妻孫壽爲

襄城。見上卷十七。君。綱 夏五月。尊博園匽貴人。曰孝崇后

綱 辛卯。元嘉元年。春正月。朔。尚書張陵劾大將軍冀。罪。詔以俸贖。

書法 非日食不書晦朔。此其書朔何。罪冀也。曷爲罪之。春王正朔。萬國會同。而冀帶劍徑入。無人臣禮。罪孰大焉。故罪未有書所劾者。特舉尚書張陵嘉舉職也。而詔以俸贖。失刑甚矣。直書譏之。是故書十二月晦。所以見武帝發賣要之忍。書正月朔。所以見桓帝罰梁冀之寬。一字之筆削。嚴矣。

音註 武帝發賣要見十三卷十七。

目 羣臣朝賀。大將軍冀帶劍入省。尚書張陵叱出。敕羽林虎賁奔。皆殿前衞士。奪劍。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百僚肅然。河南尹不疑梁冀之弟。嘗舉陵孝廉。謂曰。舉君

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才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不疑好經書善待士冀疾之轉爲光祿勳以其子胤爲河南尹

桓帝徵行

【綱】夏四月帝徵行至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風拔樹晝昏

詔舉獨行之士

【綱】冬十一月地震詔舉獨行之士獨行言守正而不依阿於人也【書法】書舉獨行終綱目一而已

崔寔政論

【目】涿郡今直隸順天府涿州崔寔殖以獨行舉詣公車見十一卷二十六稱病不對策退而論世事名曰政論其辭曰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寖衰而不改凡爲天下者自非上德嚴

之則治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爲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同宄)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筭計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隳損威權始奪遂爲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爲結繩之約(見一卷四)可復治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見一卷二十六干盾也戚斧也皆舞者所執也)足以解平城之圍(見十卷十五)蓋爲國之法有似治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也夫

寫一遍　置坐側

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治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臺銜脫也其銜四牡天子所乘之駕橫犇皇路大路也險傾方將拑鉗以木銜馬口也勒馬轡也鞬件束也輈舟轅也車以救之豈暇鳴和鑾皆鈴也所以節車之行和在軾上鑾在衡上近於馬清節奏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鑾鳴鑾鳴則和應自然有箇節奏哉昔文帝雖除肉刑見十二卷五當斬右趾者棄市笞者往往至死是文帝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山陽今山東兗州府仲長複姓統嘗見其書歎曰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

崔寔矯一時之枉

朱穆爲冀州刺史

司馬溫公曰漢家之法已嚴矣而崔寔猶病其寬何哉蓋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唯知姑息是以權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誅仁恩所施止於目前姦宄得志紀綱不立故崔寔之論以矯一時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矣

【綱】癸巳永興元年秋七月蝗【綱】河溢民飢以朱穆爲冀州刺史尋徵下獄輸作左校教

【目】冀州（今直隸眞定府冀州）民飢流亡數十萬戶詔以朱穆爲刺史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奏劾諸郡貪汙者有至自殺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僭爲玉匣穆下郡案驗

劉陶上書訟穆

吏發墓剖棺出之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輸作左校

十。見上 太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曰中官

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餓隷

富於季孫呼噏吸 則令平聲 伊顏伊尹 顏淵 化爲桀跖夏桀 盜跖

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

也徒感王綱綱紀之不攝懼天網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爲

上深計臣願黥首繫趾代穆校作帝乃赦之

